

牧虎人



黎国璞 著

99668

I247.5
2761

牧 虎 人

黎国璞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牧虎人

黎国璞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10.25印张 插页2 210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570册

ISBN 7—219—00842—2

I·233

定价：3.05元

1207.5
2761

99668
70

325

目 录

“骂泉”之谜	(1)
乌鸦与凤凰	(17)
大地情怀	(32)
巷里梅香	(47)
龙归大海	(65)
陶秀才和刘三奶	(77)
追 球	(91)
牧虎人	(104)
蒙面人	(128)
荒唐的丧事	(142)
“狗肉张”掌印	(156)
治猴记趣	(176)
“铁人”的绷带	(187)
巷里“法官”	(202)
“理事长”不在的时候	(221)
来自摊头的录音	(238)
浪涌金银滩	(249)
龙城飞将	(264)
失效了的“窃听器”	(301)

“骂泉”之谜

画屏镇有一眼间歇泉，叫做“骂泉”。

“骂泉”附近有一家酒店，叫做“骂泉酒店”。

“骂泉酒店”是本镇一个好去处。古榕荫下，稻香风里，酒客从店壁圆形的、扇形的窗口，可以观赏一幅幅精美的彩墨画屏——

山。城区中石山突兀而起，石隙悬挂花树，石面铺着青苔，石眼倾出水帘；视角不同，山形各异：或名碧莲峰，或名青竹笋，或名绿蟾蜍，或名玉麒麟……

水。酒店挨着一弯从地下涌出来的溪流，向阳处倒映蓝天白云，背荫处看透溪底卵石，水深深的，碧幽幽的，泛着碧玉的清凉……

树。一条条走向不同的绿树长河，淹没了小镇的街巷和房舍。几处高压电线塔和红瓦白壁，在绿浪间时隐时现……

画屏人家历来都是口头文学家，每处奇山秀水几乎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其中流传最广的，要算“骂泉”了。

“骂泉”，其实只是一处潮湿的石缝，历代民间文豪，却一口认定是仙泉宝瓶的出口。说的是那年大旱，九十九条溪干了，九十九座山枯了，贪心的寨主霸了九十九口水井，还要打宝瓶的主意。他祭了九十九头牲口，叫人唱了九十九首赞歌，泉眼偏偏滴水不冒；穷苦的公佬在泉边诉说干渴的苦难，急得跺脚高声喝骂：“泉仙！泉仙！你能见死不救吗？”好在这位“泉仙”虚怀若谷，喜听逆耳之词，终于倾下宝瓶，泉眼汨汨流出甘露……

古老传说盛传不衰。时至今日，人们在“骂泉”前跺脚喝骂数声，泉仙依然显灵——石缝间果真涌出一股细细泉流，足有半分钟才止歇。千百年来，这种奇怪的现象，给画屏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眼下，地质专家已经用科学揭开了“骂泉”的奥秘，但是，近来发生在“骂泉酒店”的几则奇闻新事，反而成为一个众说纷纭之迷。

二

窗外的阳光变得白炽耀眼，到骂泉酒店纳凉聊天的赶街人，把竹椅都坐满了。柜台上，收录机播放“三月三”歌节的实况，一旦按键停播，便听到酒客们或高或低的谈论声。

门外走进来一位酒客，认识他的三五个老年人，仿佛见了大总统似的，唰地站起让坐，满头斑白的四伯爷刘半仙也不例外。

佩戴团徽的小酒保热情迎上招呼，马上搬来一把竹椅，安置在四伯爷的坐位旁边。这时几位老人才陆续坐下。

这位受人尊敬的酒客不过五十来岁，可是他的辈份却最高。此处认识他的老年人，有的尊称他为“太祖”，就是那位“古来稀”的四伯爷，也得叫他“太公”！他剃得青幽幽的光头上缠有一圈巾带，那身布扣开襟壮服，式样也略嫌过时，可是从里到外，件件都是上海产的名牌布料裁的。别人给他敬烟，他摇摇手，拿出一包锡纸包的过滤嘴，象天女散花似地给酒友撒了一圈，最后捏碎一支，填进老竹苑烟筒的紫铜锅，吧哒吧哒地抽，锣不敲，鼓不响，呆呆望着酒壶，象在生谁的闷气。

“太公，来，喝一杯！”四伯爷正要往一只空杯斟白酒，却被他的五指捂住了。他解下腰间的葫芦，拔开葫芦盖，摇动几下，凑近四伯爷的鼻底，说了第一句话：“喝我这个！”

“啊，好香！”四伯爷深深吸了一口，赞叹道。

“茅台！是西山‘土茅台’吧？”

“甯！五块钱一瓶，啧啧！”

在座的品酒行家，都闻到葫芦里飘出来的奇异味儿。

四伯爷多喝了半杯名酒，脸上红扑扑，酒糟鼻闪汗光，话头更多了。他捂着嘴，凑近“太公”的耳朵，低声地问：“你说说没有，泉仙又显灵啦！”

“嗯？”“太公”将酒葫芦从嘴里拔出，抬头望了他一眼。

“这个骂泉酒店也沾了泉仙的灵光！”大概因为有宣传迷信之嫌，四伯爷警觉地看看四周：“你说怪不怪？胖屠户屋后的那堆臭垃圾，讲了快半年，没人来治理。前两天，他喝醉酒在这里喊了一通！第二天他走寨杀猪归来，呵，怪了！”

小山样的垃圾堆，不知怎么样飞走了！卖茅根凉茶的跛老头，你该认得吧？半年前，他就唠叨墟场夜里没有电灯了，讲得嘴皮起茧没人理。昨天早上，跛老头在骂泉酒店骂了两袋烟功夫，晚上再到墟场做生意，叭——电灯全都亮了，啧啧……”

“为什么偏偏在骂泉酒店说话就灵，不会与泉仙没有点瓜葛吧？”四伯爷大概因为自己发现了新的规律，得意地眯起眼睛，咧起嘴唇，朝烟头丝丝吐烟雾。

“哼哼！”“太公”象水淋瓜背不入心，反应冷淡。他撇撇嘴，左边嘴角出现一条讥讽的纹路：“泉仙显灵！泉仙显灵！我都告状三五次了，为什么不灵？”

“呵，告状？有哪门冤情？”四伯爷大惊，低声地追问原由。

“太公”长嘘一声，一把举起酒葫芦，仰着脖子咕嘟咕嘟喝个底朝天，用手背抹抹嘴，一声高一声低地骂起来……

三

“太公”姓覃，人称“蛇王”，是捕蛇养蛇的专业户，算得上“腰缠万贯”的富家。但是，富也有富的难处！

事情是由一条蛇闹起的。那天，蛇王从城里归来，走进蛇房，噫！那条最大的吹风蛇哪里去了？问老伴，才晓得又是队长派的差，弄去制作名菜“龙虎斗”。蛇王皱皱眉头，板起面孔：队长这样派差已有七、八次！几条蛇没什么，蛇王常送给别人泡酒哩！可是山寨人宁饿肚皮，也讲脸皮，这蛇送归送，买归买，得问个价、认个账呀！特别是那条吹风

蛇，是医院出高价预订了的，队长拿治病的药当下酒的菜，怎样说也说不过去！

蛇王即刻追到队长家，可惜迟了一步，队长已经到公社聚餐。队长那个不成器的小子，正邀两三个哥儿们，在院子里剜狗。那小子见了蛇王，大咧咧地“喂”了一声：“你来得正好！我们正等你的一条草花蛇送酒哩！”

蛇王倒退一步，两眼瞪着这个留长发的小字辈，唇上短须颤抖，嘴巴微张，往牙缝里抽冷气，好象牙疼一般！按理说，队长叫他“太公”，这小子应尊他一声“太祖”才对！此刻，这个乳气未消的娃仔，竟然使出主子官腔，象呼唤奴才似的，这是欺老犯上的过错！更气人的是：别人家里的东西应该主人说了算，哪能象自己口袋里一样，想拿就伸手？他给队长小子丢了一个白眼，鼻孔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我家哪里还有蛇？全给没心肝的拦路虎白吃啦！”

“哼！真是越富越象个小气财主！”“嘻嘻，想留钱铸副金棺材是不是？”队长小子和他的哥儿们没大没小地讥讽戏谑。

“金山也好，银山也好，都是我舍命挣来的，别人管不着！”蛇王拉下脸皮，冲着队长恶少催债：“你阿爸回来，叫他到我家去结账还钱，不能再拖了！”

“什么？还债？”队长恶少在哥儿们面前被羞辱，便象被滚水烫脚般跳起来：“我爸招待的是公社书记、县委书记，你懂吗？你要有这个胆量，上画屏镇催韦书记去！”他边说边将拇指翘向背后，好象县委书记正坐在他屋里头似的。

“我不管你是县委书记还是玉皇大帝，我只晓得催你家还钱！”蛇王伸出手板，咬定了一家的账！

队长恶少咬牙切齿，与哥儿们递个眼色，说：“好，我还给你！你等着吧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蛇王要上山捕蛇，一开门，满地狗毛随风卷入院内，纷纷扬扬；门板上，涂了很多暗红色的液体，又腥又粘。

呵，撒狗毛，泼狗血！它象被女人的裤衩罩头一样，对壮家的老脑筋来说，是天字第一号晦气事！几十年来，辈份最高的蛇王覃太公，何曾受过此等奇耻大辱！他抓起两把狗毛举在手中，气得骂不出声，喊不出口，象被百步蛇咬中脉穴，唇紫了，脸青了，两眼翻白，差点儿栽倒下来……

蛇王告到公社党委。这里政企没有分家，各个牌牌都挂在一个大院门口。星期天只有一名公安员值班。

“莫罗嗦！简单一点嘛！”公安员一直皱着眉头，板着面孔，不时打断蛇王的话，但口气还蛮随和的。

“……队长每月都到我家派差捉蛇，到公社食堂烧龙虎斗，拍头头马屁！”蛇王不晓得这些年公堂的规矩，连“父母官”也带上了几句：“白吃的还有公社书记、县委书记……”

“嗯？”“县委书记”这几个字还没有说完，公安员便爆出一声断喝：“你胡说八道！”

“你这小子才胡说八道！”蛇王见公安员口气横蛮，也提高了嗓音。

公安员翻翻眼皮，没想到这一介村夫，竟吃了熊心豹子胆，当面羞辱掌管手铐的人！于是，边“接待”边办自己的事：掏出一支锃亮的“五四”手枪，退出黄灿灿的子弹，用红绸布擦了一遍又一遍。蛇王走的时候，公安员冲着他的脊

背说：“老实点！下次再造谣闹事，可不客气了！”

这番恐吓也象泼狗血一样，严重地伤害了蛇王的自尊心。这位“太公”有一段体面的过去：记得土改那年，一位背“胜”袋（挎包）的外乡人向他问路，彬彬有礼地叫了几声“大哥”，蛇王却瞪了一眼，狠狠地往地面啐了一口，转背就走。原来，从前这一带有过新婚不落夫家的陋俗，被称做“大哥”是不光彩的，所以蛇王生气了。下午，外乡人在村农会主席陪同下，登门放了一串鞭炮，向蛇王赔礼道歉，并和本寨人一样左一声“太公”右一声“太公”。这时，蛇王才晓得，外乡人便是共产党的“县太爷”！蛇王因此感到十分光彩，直到今天，上了年纪的人还常常提及这件事。

眼下正是捕蛇的旺季，捕蛇者钻一次山洞，少说也挣上十元八元。可是蛇王覃太公历来自尊自荣，有一股宁折不弯，输钱不输理的犟脾性，哪能咽下这口气！心一横，便将治蛇工夫丢给老伴，自己一身扑在告状上，到画屏镇的“县衙门”击鼓鸣冤！

县委信访组的那位耳东陈，可没有公社公安员那副钟馗的面孔：他笑吟吟地搬椅、倒茶、递烟、擦电风扇。一阵清风扑来，使蛇王脸上的热汗很快退下去，心里甜滋滋的，火气顿减了一小半。

蛇王把这个“连环状”从头告起。耳东陈在一叠白纸上沙沙记录，还不时点头、插话：“侵犯专业户的利益是错误的！”“我们责成队长退赔！”“公安员应该向你道歉！”

蛇王望着他含笑的、热情的目光，深受鼓舞，禁不住也把当今“县太爷”敲了一下：“那天，县委书记也到那里白

吃白喝，成何体统！”

“是么？”耳东陈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，霎时收了起来。

蛇王身板往后一仰，也把话头刹住，吃惊地注视着对方的表情。

沉默片刻，耳东陈又笑开一嘴白牙：“老人家，是不是你记错了？”

“没有错！”这位山寨父老一口咬定，一点也不会顺着人家的调子转转弯。

“一定是你认错人了！”耳东陈曲起食指弹弹太阳穴，望着天花板眨眼皮，象在认真地回忆：“对，对，想起来了，那几天韦书记到自治区开会，我可以作证明！”

耳东陈刚才给人的好印象，在来访者的眼中倏地消失。蛇王腮帮的肌肉，随着牙床的颤抖而颤动。呵！为了保县委书记这么一点点面子，在这个神圣庄严的地方，他竟敢信誓旦旦作假证！他竟敢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谎！他竟敢戏弄一个对党虔诚的老农民！虽然他对人微笑，态度随和，但是他的行为比恶少撒狗毛狗血、比公安员擦枪训人更使蛇王难受。蛇王站了起来，也不握手，也不告辞，走出县委的大门。

“山高皇帝远”，告状已经告到头了。蛇王顿感身软神疲，好象失去了主心骨，踉踉跄跄地向骂泉酒店走去……

四

蛇王又喝了半瓶竹叶青。此公醉酒脸不红，越喝脸越青，太阳穴附近那几段蚯蚓似的青筋，仿佛要爆了出来。他带着数分醉意，手舞足蹈地加入醉汉们乱哄哄的“大合唱”，

从队长父子骂到公安员，从公社书记骂到“县太爷”。佩带团徽的小酒保，早已关掉收录机的山歌，店堂里最响亮的声音，要数蛇王的嗓门。

坐在蛇王旁边的四伯爷如坐针毡，又不敢打断太公连珠炮般的话。他用老鼠出洞时的那种目光，惶惶地注视着大门和窗口，好比那里藏着一只吊睛白额虎似的。刘半仙与蛇王不一样。他的四伯爷称谓并非排行老四，而是因为他从前是四类分子。此公喜欢看相算命，多喝两杯，就会说三道四。在画屏镇涂满红油漆的年月，醉醺醺的刘半仙竟敢对着一帧头戴红五星的照片，给那个一人之下、亿万人之上的风云人物看相算命。正当他指手划脚地品评人家的八字浓眉时，给撞进酒店的“工纠”队长抓住了，因而挂了黑牌，划了四类，吃了好多年的嘴巴亏。如今，“工纠”队长退了休，回到居委会仍当治保主任，虽说时过境迁，老“工纠”斗志不减当年！只要他从酒店窗前闪过，咳嗽一声，连最放肆的醉鬼也得“顾左右而言他”。

突然，四伯爷弓身站了起来，挪动竹椅要到别处去。“蛇王”象抓蛇似的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：“坐下，坐下！陪……陪太公再喝两杯！”四伯爷无奈，背朝大门，脸向“太公”，直向蛇王眨眼撇嘴，制止他语无伦次的叫骂。蛇王哪里晓得其中的厉害，依然“国民党”“共产党”的瞎嚷嚷。四伯爷急得直跺脚，恨不得地面裂开一道缝来！

蛇王呕吐。酒店里鸦雀无声，老“工纠”已站在后面。“从前共产党不是这个……样子，共产党……”蛇王喷着酒气，又歪着脖子比划着。

“反动透顶！”老“工纠”脸色铁青，重重地拍桌子，

连酒杯都晃动了。

蛇王瞪开醉眼，把头探到老“工纠”的面前，指指自己蒜头形的鼻子：“你哪来的？你脸涂锅烟充包公，敢对本太公无礼吗？”

“你以为现在不讲斗争，就能恶毒攻击？休想！”老“工纠”又大喝一声，卷起衣袖，正想将蛇王扭送派出所，但看到他手臂肌肉象老鼠似地在皮下窜动，布着红丝的醉眼斜睨着自己，又象被火烫似的把手抽回。老“工纠”往在座的“革命群众”扫了一眼，发出战斗号令：“把他抓起来！”

没醉的、半醉的、醉了的人们，都把头偏向窗外，装着没听见。

酒客们交递眼色，低声议论。老“工纠”象发疯似地举起双拳呼吁：“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战斗吗？”

“有！”芸芸众生中，居然站出一位“醉酒英雄”！他年近四十，还打光棍；身上的衬衣虽有八成新，却难辨认原来的颜色，个别地方带有镜面的反光，泼上酒，也会象荷叶上的水珠一样滚下来。前些年，他当政治队长，吃“政治工分”还能混得去，但后来让他承包最好的鱼塘，竟然还亏了本。因此直到今天，还是附近唯一真正的“贫农”。春节前，县民委照例给边远地区发放一些救济品，全村家家婉言拒领，他却多多益善，一转手又拿到圩场换酒喝，被别人指着脊梁说闲话，夹着尾巴做人。

喝了酒，真的能使人“浑身是胆雄赳赳”。只见他双手撑着桌面站了起来，斜瞪红眼，指着太公，麻醉了的舌头底下，卷吐出一串发音不清，但令人听了心寒的话：

“哈哈！你这个新……新地主，轮到你倒霉了！你发了

财就……就眼睛翻上天是不是？等着，下次运……运动一来就没收！专……专你娘的政！”

蛇王喷着酒气，拍打自己敞开着的古铜色胸膛：“你敢！”

老“工纠”气嘘嘘奔出门。

小酒保也急匆匆跟着出门。

“太公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”四伯爷脸无血色，口吐白沫，扯住蛇王的衣角往外拉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逃走再说。”

“怕他什么公龟？”蛇王不知大祸临头，甩开四伯爷的手，向柜台高声呼唤：“老酒保，再来一瓶桂林三花！”

五

“就是他——”

酒店门外传来老“工纠”嘶哑的声音。老“工纠”的背后，跟着城关派出所的民警，头戴大沿帽，国徽亮闪闪，手里还握着一条黑乎乎的电棍。据说，这电棍的威力不亚于少林僧点脉穴，人体一碰即刻倒地，是山区小镇少见的新式武器。

四伯爷倒抽了一口气，醉意全被吓醒了。他弓着身子，趁乱准备往外蹿。“刘半仙！”老“工纠”鹰隼般的目光把他镇住了。

“在！”四伯爷的回答，象“文革”时训话点卯一样。

“哼，真是泥水洗不出白萝卜，你刚才和反革命一唱一和些什么，唔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四伯爷垂手肃立，上下牙象打摆子似地颤抖，发出咯咯咯的声音。

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想重新戴帽吗？”四伯爷的软弱，给老“工纠”找到重振虎威的机会。

“知罪，知罪！我坦白……”四伯爷轻车熟路地点头哈腰：“我散布迷信，说泉仙……泉仙显灵……”

“呸！”蛇王鄙夷地瞪了他的远支重孙一眼：“软骨头。”

警察正要带走“醉太公”，街口传来小吉普喇叭声。佩带团徽的小酒保，领来了一位陌生人：他四十出头，高高个子，肤色微黑，戴着近视眼镜。他，不是林场的园艺师，也不是中学的体育教员，而是当今的县委一把手！

那位小酒保呢，也是个当“官”的——城关个体户团支部副书记。他的父亲在县委做工，是县委书记的邻居。刚才酒店混战一团，形势险恶，事态严重，他抢在老“工纠”前头，给县委书记打了电话，韦书记闻讯赶来。

书记拨开门前的“人墙”往里挤，无意踩着老“工纠”的鞋跟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有公安人员在场，老“工纠”的嗓门更大了。他回头狠瞪一眼，认出了陌生人的身份，紧绷着的脸第一次荡开笑容，嘶哑的嗓音也变得格外柔和：“韦书记，是你呵？实在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”韦书记皱起眉头，问在场的民警。

“有人攻击共产党！”老“工纠”指着蛇王的前额先告状。

“噢，怎么攻击法？”

“这个家伙对现实不满，骂县委，骂你咧！”又是老“工纠”抢报头功。

“哎呀，骂我怎么样？骂县委又怎么样？你们真是小题大作。”韦书记的嗓音也略带嘶哑，但这不是因为多饮酒，而是少睡眠的缘故。

民警听了第一把手表的态，立即撤离现场。老“工纠”惊讶地观察韦书记的脸色，他不相信：这位书记讲的会是真的话！

蛇王弓着身子往前探，眯着醉眼，注视着他正在告的人。韦书记也含笑向他点点头，拎起他的酒瓶往他的空杯里斟了少许，举到他面前：“老人家，为了你告我一状，我该敬你一杯！”

蛇王不做声，也不接杯。

四伯爷舔了舔上唇，毕恭毕敬地为蛇王解说：“韦书记，太公不曾骂过你……”

“证据确凿，休想抵赖！”老“工纠”不失时机地发动进攻。这位老工人记性真好，竟然能够把那些难听的“酒话”一句不漏地重述了一遍，与小酒保的收录机有着同等的功能。

韦书记捏着腮帮听着，听着，脸上的笑容也很快消失了。

围观者有的嘀咕，有的打眼色，有的幸灾乐祸，有的替蛇王捏一把冷汗。

“很好！”韦书记叹了一口气，打破了短暂的沉默：“这样的话，要不是在酒店骂出来，我怎么也不会听到，别人也